

武则天

杨焕亭著

中
君临九州

颠覆男权的智慧，问鼎天下的果决，
辉煌背后的孤独，饱受争议的女皇心计，惊心呈现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則天

杨焕亭 著

中
君临九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则天: 全3册 / 杨焕亭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54-8270-9

I. ①武…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620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方莹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4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 77.5 插页: 3页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214千字

定价: 120.00元(套)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裴少常力定选制 荣国府突生事端	001
第二章	李治且罢让位念 武曌鸩毒首摘瓜	018
第三章	天后含恨复摘瓜 李治苍凉绝人寰	035
第四章	心苍茫李显临位 泪潸然天后情殇	051
第五章	匆匆弱木朝夕折 飒飒武后三摘瓜	067
第六章	天平谷深葬英魂 西归路远诉衷情	083
第七章	易旗改制彰凤鸾 李唐宗室人自危	099
第八章	武氏专权追远故 敬业谋反聚逆臣	114
第九章	观檄文武后惜才 逼还政裴炎入狱	130
第十章	裴内史喋血都亭 徐敬业兵败阿溪	146
第十一章	薛怀义恃宠跋扈 傀儡帝忍辱让国	162
第十二章	告密风似飙过野 劝农雨如酥润心	179
第十三章	武承嗣献石图讖 唐宗室密谋匡复	195

第十四章	南下方晓心向背 受宝暗藏山雨情	212
第十五章	李冲博州独起兵 武曩神都操胜券	229
第十六章	李贞父子皆殒命 狄公奉诏赴豫州	245
第十七章	宗室悲歌如雪乱 太后心志逐日高	262
第十八章	李旦逊位子让母 武曩革命周代唐	279
第十九章	立嗣再起谲诡浪 狄公不改诤谏风	296
第二十章	恨切切洛阳梦残 冤深深宰相遭捕	313
第二十一章	武曩终明告密弊 八载酷刑终转衰	330
第二十二章	旗猎猎大军西去 雪哀哀二妃香消	347
第二十三章	李太子饮恨自保 王孝杰挥师大捷	364
第二十四章	娄师德奉旨营田 韦团儿案发东宫	381
第二十五章	狄光远剖腹明志 娄使君边城斩官	398

第一章



裴少常力定选制 荣国府突生事端

“嘚嘚嘚”的马蹄声穿破暮色，劲风吹散了大漠孤烟，战马一声嘶鸣，前蹄在戈壁上磕出火星。都督府长史任惠急忙出了大帐，迎着翻身下马的裴行俭抱拳施礼道：“大人回来了！”

裴行俭还了一礼，回眸看去，远方一轮硕大的红日正慢慢地在大漠边缘沉没。他胸间顿时漫过一片苍茫，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来西州都十四年了。

在陪裴行俭回大帐的路上，任惠告诉他说朝廷的使者来了，现在正等着。

裴行俭“哦”了一声，不免心生诧异——多年了，他伴随着边关冷月，每日巡察在茫茫戈壁，目送着一队队商旅远去，也曾想朝廷会不会派使者前来抚慰。可是望断云山，留下的却是空寂的落寞。眼下，使者这久违的称呼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进了大帐，他就看见一位中年官员正就着灯光翻阅案头的书。那不是别人，正是司宪侍御史韦思谦。他连忙上前请道：“韦大人一路风尘，下官有礼了。”

韦思谦放下书，忙起身道：“在下一到西州，就听说裴大人巡视边陲，不辞辛劳，在下十分钦佩。”

裴行俭连道不敢。

等他话音一落，韦思谦就严肃起来，高声说道：“西州都督裴行俭接旨！”
“微臣接旨。”

制曰：西州都督裴行俭，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将材文雄，壮容伟绩。着即调回京履新，钦此。

“微臣谢陛下隆恩！”裴行俭伏地长呼，及至站起来时已泪水滂沱了。他感慨岁月蹉跎，将他乌黑的双鬓易为白霜；他感念十四年的朝堂风雨，多少知己先他而去；他感激皇上，没忘记在遥远的边陲还有一位铁衣忠良。

看着裴行俭热泪盈眶，韦思谦和任惠的眼圈也红了。特别是韦思谦，更是心有块垒，口不能言，郁结心头，挥之不去。

当晚，裴行俭在行辕设了小宴，为其接风，所上菜肴皆依西域风俗。一只全羊以木棒贯穿首尾放在炭火上烤，酒是五百里外庭州所产的玉液。显庆四年，他率军驰援庭州刺史来济，当地酋长赠了他一坛上好的酒。他一直珍藏至今，是为了寄托对来大人的念想，不过今夜他们放开喝了。

开宴之际，裴行俭高举酒酿，倾洒在地道：“来大人！今夜在下与你同饮，不醉不休。”

任惠会意，急忙在旁边添了一个空座与一套餐具。裴行俭每举一次杯，都要向空座上邀约。这情景，让韦思谦十分感动。

席间，任惠告诉韦思谦，说裴大人主政西州十四载，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在各族中官声斐然，百姓感陛下恩德，心皆向往长安。

“西州有裴大人，乃百姓之福；大唐有裴大人，乃社稷之幸。”韦思谦说着起身来到他面前仰首狂饮，脸被烈酒烧得灼红，话也慷慨苍凉起来，“作为使者，在下期待大人早日归京担负大任。在下虽愚钝迟滞，然愿以臃肿之姿追随于玫瑰之末。”

任惠也趁着酒劲道：“下官在西州多蒙大人观照，不胜感激，于此作别之际，下官尚有一不敬之请，不知大人可否为下官留一墨宝？”

“这有何难？”裴行俭将一杯酒灌进肚里，转脸对着外面喊道，“拿笔墨来！”

不一会儿，两名士卒捧着墨砚进来了。裴行俭铺开绢帛，沉思片刻，挥毫便写就“心雄万夫”四字。刚刚落笔，身后就传来一阵掌声。

裴行俭也不客气道：“人谓褚遂良无精笔佳墨就写不出好字来，而不择笔

墨快且好者，唯在下与虞世南矣。”

第二天，裴行俭和韦思谦骑两匹快马巡查边防，沿途营帐林立、亭堡壁垒，校尉旅帅军容整齐，因此，韦思谦由衷地感叹裴行俭治军有方。

两人放松马缰，漫步在草原戈壁之上，话题也变得宽泛起来。说到当今朝堂，裴行俭问韦思谦道：“听闻大人已做到了司宪少常伯，为何又复任侍御史了？”

韦思谦叹了一口气：“宦海险恶，大人自不难思解。当初许圜师大人为李义府所嫉，他趁许大人之子蹂躏百姓稼禾之际，兴师问罪。在下秉公办案，不想遭池鱼之殃。好在陛下开恩，得以重履旧职。”

裴行俭望了望远方天山的白雪道：“大人光明磊落，就如这天山，洁者自洁，污者自污，岂是小人所能误解！好在李义府自毙，刘仁轨大人主政，朝野清朗。”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许敬宗，便问道，“另一位许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年老失宠，皇后很少召见了。”

裴行俭“哦”了一声，看看日近午时，便向附近的军营走去。他们决定在那里歇息之后再返回行辕。

路上，裴行俭将百思不得其解的疑虑提到韦思谦面前：“像下官这样的贬官，陛下要召回京，皇后那一关能过么？”

韦思谦勒住马头，向裴行俭身边靠了靠道：“依在下观之，皇后虽恣肆专权，然于用人上却不失慧眼，不失胸怀。此次就是她接纳刘大人之谏言调大人回京的。”

闻言，裴行俭沉默了，他不知道怎样回应韦思谦的话。他离京太久了，许多事他还要等到回京后亲自去参验……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二月，裴行俭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长安。

坐骑驰过渭桥的时候，他勒住马头站在桥中央举目望去，渭河已结了厚厚的冰层，两岸的柳树上挂满了霜花，恰似万树梨花迎风怒放；河湾处的芦苇荡里偶尔飞起一只寒鸟，很快就融入茫茫大雾之中。

昨夜，他到了京郊的咸阳，就宿在当年赴西州时的西去天阁。他还点了永徽六年与褚遂良、长孙无忌春游时的菜蔬，在对面和旁侧各放了一只杯子，又给杯中斟满了酒，他满脸怆然地对空座说道：“两位大人，下官回来了。”言罢，他将酒洒在了地上……

他仿佛看见了长孙无忌棱角分明的脸庞，褚遂良潇洒的身姿，仿佛听见了上官仪爽朗的笑声。

今非昔比，时过境迁，长安物是人非，他需要从头收拾自己的心绪，重新

面对十四年之后的朝廷。他不知道怎样适应“二圣”并立的局面,尤其是如何梳理与武曌之间的关系。尽管刘仁轨在给她的书札中对皇后的用人气度不无感佩,但毕竟他是因为反对立武曌才被迫离开京都的,而且那时武曌还没有今天的气象。

也许刘仁轨的感觉是对的,裴行俭收回目光,轻轻地鞭策了一下坐骑,飞快向桥对面驰去!咦?站在桥南头的不是刘仁轨么?他顿时有些惶恐,急忙下了马上前抱拳道:“劳右相大人出城,下官不胜惭愧。”

“老夫之盼大人,若阳关之望归凤矣。”刘仁轨只这一句话,两个在往日并无多少往来的大臣就彼此交心了。

并马而行,两人进了长安城。一路走来,裴行俭不由得感慨世事沧桑,长安又新添了不少商贾店铺和皇家官苑,让他徒生了诸多陌生。刘仁轨还告诉他,大明宫修葺一新,新建了不少殿宇。

“满目皆非昨日景,还将新花当旧花啊!”裴行俭满腹感慨。当年离开京都时,他的夫人因产后风而去世,刚刚出生不久的幼子也随母而去。他孤身一人,飘落西州,这也是刘仁轨很牵挂的。

“多谢大人还记得这些。下官在边塞十四年,多得诸族关照,期间有一女子库狄氏善解人意,多有关照,后经已故都督唐休璟大人的撮合,乃为续弦,膝下生有一子。此次回京,下官先行一步,他们母子由长史遣人护送,随后才到。”裴行俭解释了一下。

刘仁轨闻言合掌道:“大人能与胡人联姻,也是佳话一则。”

说着话就到了,刘仁轨道:“大人刚回来,府邸尚需清扫,老夫已在府上备了薄酒,为大人接风。明日老夫就陪你觐见‘二圣’。”

裴行俭十分感动,就恭敬不如从命,客随主便了。

洗去征尘,裴行俭来到膳室,刘夫人早在那里等候多时。

裴行俭谢道:“劳嫂夫人费心,在下深感不安。”

“大人与夫君皆戍边多年,其间甘苦老身深知,何言费心,还请大人畅饮。”说罢,刘夫人举杯向裴行俭敬酒,“饮罢这杯,就请大人慢用,老身就不奉陪了,夫君也好和大人说说话。”

当室内只有两人的时候,刘仁轨才将近年来朝堂变故一一说与裴行俭听。其中有些他在西州时已有所闻,有些则是第一次听说。他听得很专注,时不时地住杯停箸,甚至连酒洒了也全然不知。

“大人有所不知,上官仪一案致使数百人死于非命,梁王李忠以参与谋反之罪名而被皇上赐死于黔州。第二年,太子请求陛下恩准才得以迁葬昭陵。”

裴行俭长叹一声道:“下官在西州闻听上官大人一案,为他的举止感到震

惊又敬佩。”

“上官大人忠心天地可鉴，然则书生气太浓，做事操之过急，期待一纸诏书就可转不可逆之势，未免浮泛无根，到头来则事与愿违，不仅自己血溅西市，而且从此‘二圣’临朝，诸事皆决于皇后。”刘仁轨顿了顿继续道，“这也是老夫要对大人说的，眼下朝局非朝夕可扭转，故而你我需谨慎从事，顺势而为，多为朝廷做些实事为好。”

听了这话，裴行俭觉得刘仁轨虽久在海东，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外柔内刚，这也正是自己所缺少的。其实在回京的路上，他也曾反复梳理过这些年的宦海经历，从中也悟出不少道理。与其知之不可为而强为，不如情系百姓而求实。如今，这些想法都与刘仁轨的话契合了，他不禁生出知音难觅的感觉，油然端起酒杯，把满腹的敬意说给这位大自己十二岁的兄长听。

刘仁轨喝完杯中之酒，然后告诉裴行俭道：“陛下已与皇后商定，任你为司列少常伯，主持选官。此乃大人大有可为之机。”

闻言，裴行俭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若此议出于武曌之口，那么，这至少说明她对朝事变革是洞若观火，切中积弊的。

自武德以来，任官虽广开才路，然选仕之制唯以出身门第定高下尊卑，以致布衣卒伍者仕路阻塞。大唐立国至今五十余年，正逢中兴，若因循旧习，必致有志者报国无门。

“下官定辅助大人革新选制，为贤者开道，为能者造境。”

刘仁轨为裴行俭的雄心所感动，禁不住越过席位，抱拳道：“大人正当盛年，报国有时，此老夫最感快慰者矣。”

日色过午，两人都有些微醉，出了刘府，裴行俭抬头看去，雾不知什么时候散了，岁末的太阳透出春的亮丽。他的心境也因这阳光而豁然开朗，屈指数来，该是腊月初八了。

他似乎听到冥冥间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嗯！刘大人说得对，他要尽快开始新的生活，把积蓄了十四年的抱负捧给长安，献给朝廷……

裴行俭很快见证了刘仁轨在信札中对皇后的评价。回京第三天，正不逢朝会，刘仁轨偕裴行俭一同到宣政殿来拜见皇上皇后。

路上，裴行俭问道：“皇后与陛下并肩问事么？”

刘仁轨告诉他：“皇后在帘后，皇上在台前。”

裴行俭“哦”了一声，心想皇上能做到这样已很不容易了。

来到塾门，两人看见李荣，裴行俭忙上前见礼道：“烦劳公公禀奏，就说西州都督裴行俭觐见‘二圣’。”

“哦！是裴大人啊！”李荣惊异岁月如刀，在眉宇间刻镂下了每个人流逝的

年华。看看，裴行俭的鬓角已有了白发。而裴行俭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李荣老了，老得须眉皆白，可还是一步不离陛下左右，真可谓忠心赤胆。李荣擦了擦眼角，转身进了殿，不一会儿便出来宣道：“陛下有旨，刘仁轨、裴行俭觐见！”

当裴行俭遵循刘仁轨的提醒，跪倒在宣政殿中央，口称“微臣裴行俭参见‘二圣’”时，李治放下了朱笔，睁开有些昏花的眼睛问道：“裴爱卿回来了！”

“陛下！微臣回来了。”裴行俭抑制住激动的语气，忍不住热泪盈眶。

刘仁轨道：“启奏‘二圣’！裴大人一回京就急着要见‘二圣’，只是臣因要与太子中舍人杨思俭商议太子婚典大计，故今日才来拜见。臣已向裴大人转达了陛下旨意，任命他为司列少常伯，与西台侍郎李敬玄主持选官。”

“如此甚好！本宫闻裴大人在西州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华夷睦邻，人皆称颂，今回京参知选官，必能擢拔英才，举荐贤能。”随着一声赞叹，武曌从竹帘后出来了，她满面春风，对裴行俭的归来充满了喜悦，似乎早忘记了当年的龃龉和不快。

这情景让李治很欣慰，道：“皇后所言，亦朕之所望。”

刘仁轨与裴行俭见此，几乎同声回答道：“臣等定不负‘二圣’厚望。”

然而，就在大家激动之际，武曌接下来的话却让让大家有石破天惊之感：“两位爱卿且不要急于断言。本宫夜观史籍，乃知秦四世而霸，其兴在于制。故制立则国强，制废则国亡。选官之制，累代沿袭，陈陈相因。世卿世禄，屡废屡行。有隋以来，虽科举勃兴，然旧制未除。纨绔者得先祖荫庇而入仕，贤达者空怀壮志而无路。别的不说，如本宫几位兄长，因周国公有功而得以任官，结果不思报效朝廷，反而恃权妄为，鱼肉百姓。更武惟良投毒谋刺，罪在不赦。我朝立国久矣，选官之制不改，人才匮乏，何谈中兴呢？”

这话无论是李治，还是刘仁轨、裴行俭都没有想到，武曌言及选制因革，先从自己说起。尤其是裴行俭，更是一时瞠目，话就由衷地出口了：“皇后圣明！”

李治便马上对裴行俭说道：“朕给你十日时间，将因革选制呈与朕与皇后如何？”

裴行俭忙回答：“微臣遵旨！”

眼见时间不早，武曌便道：“裴爱卿刚回京，免不了造访应酬，可以退下了。刘爱卿先留下，本宫与陛下还有话要说。”

告辞出了宣政殿，裴行俭忽地生出一种如负泰山的感觉，皇后以武氏兄弟为据而言选官旧制之弊，令他很是震撼，只是还不知道在武氏家族发生了什么。

他问送自己出来的李荣道：“皇后几位兄长安在？”

李荣回道：“唉！说起来那是乾封元年的事了。皇后以谦虚之故，奏请陛下外放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两人一在职上忧郁而死，一因被人举报贪贿而在流放振州途中病死。”

裴行俭“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他离京太久，这做法有多少出于公心，有多少源于私怨他还理不清。皇后与几位兄长不和，他是知道的。

“皇后的族兄武惟良竟大逆不道，欲投毒皇后，结果魏国夫人却不幸中毒身亡，皇后下令将其斩于西市。”

裴行俭又“哦”了一声，这些事他在西州的确不曾闻听。登上车驾，回头看了看李荣转身的背影，裴行俭双目迷离，那感觉却无法用一句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武曩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他开始追溯，从褚遂良到长孙无忌，从韩瑗、来济到他自己，是不是对武曩太疏于了解了……

此时，在宣政殿内，刘仁轨正向李治与武曩禀奏太子婚典的筹备。

“臣曾就此征询过杨思俭，他深感‘二圣’知遇之恩，只是……”

武曩一听这话，便打断了：“难道他不愿意么？”

“那倒不是！他是忧虑自己门第太低，教子不严，有辱皇家声誉。”

又是门第桎梏，这也让李治感喟之至。世人一旦发迹，往往看重门第，可哪里知道他们的祖先也是从贫寒起家的：“朕与皇后皆悦，他不应再有顾虑。”

刘仁轨回道：“臣也是如此说的，杨大人当即表示一切遵从‘二圣’旨意。”

“这不就对了，本宫已问过太子，他言曾在偶然场合见过杨家小姐，他对这桩婚姻也心向往之。”武曩又表达了赞同之意。

刘仁轨便禀奏道已要司宗寺、奉常寺、内侍省同心协力筹办太子婚礼大典。而且太史推演阴阳，以明年秋日为吉时。

武曩十分感慨刘仁轨办事干练，不禁为当初听信许敬宗谗言，为了李义府贬他到边关而感到惋惜，于是说道：“既是阴阳勘定，当是天意。爱卿当尽心为之，不可疏忽大意。”

刘仁轨觉得该禀奏的事都已说完，遂起身告退，不料武曩又叫住他道：“本宫已奏明陛下，龙朔二年改制以来已有六年，朝野多言不便，请爱卿回去召集三台集议，看是否要恢复旧称？”

李治接着武曩的话道：“朕自即位以来，愿听净谏，朝野当以真言奏之，不可言不及义，口是心非，虚于应付。”

“臣不敢！”刘仁轨说着，便向“二圣”告辞。

出了宣政殿，他看见太子少师许敬宗在塾门等候。见刘仁轨出来，他忙上前问道：“大人奏事完了？”

刘仁轨点了点头：“大人这是……”

许敬宗咳了一声，显出一副老态。他迟疑片刻，才将准备致仕的想法说与刘仁轨听。

“哦？大人要告老还乡？”刘仁轨很诧异。

自永徽以来，许敬宗追随皇后，官至太子少师。然则，眼下已七十有八，步履蹒跚。

“陛下念臣年老，恩准骑马入宫，倘若老夫不知趣而退，待在朝堂，岂不碍眼？”

尽管刘仁轨因道不同而一向不待见许敬宗，回朝以来，诸事多与姜恪商议，可许敬宗这番话却在他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岁月如梭，过了年，他也已年届七旬了，当急流勇退才是。好在裴行俭回来了，他芳林新叶，正当盛年，自己可以放心了：“大人清明！下官只比大人小九岁，开年也该乞骸骨致仕了。”

这时候，就听见李荣在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许敬宗觐见。”

许敬宗转身的时候，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刘仁轨急忙扶住，许敬宗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那眼里的慈祥 and 温柔在刘仁轨心里盘桓了多日，让他难以释怀。他一次次地感慨，善端者，人之本性，浮沉相扰，至有变异。像许敬宗这样的人，也有善心的时候。

王朝的选制变革，因为裴行俭的归来而风生水起。连日来，他遍访了东、中、西台及各司臣僚，征询对选官的灼见卓识。他很吃惊，朝野对选制的变革竟如此关注，以至于成为署中的中心话题。裴行俭很谨慎，他不仅仅听赞同的言论，更注意不同的声音。几天下来，他发现凡是反对新制的，大都是那些袭封了先祖爵位，而又在朝任官的功臣子弟。而拥戴者则多为农家布衣，以科举而入仕者。

这有什么要紧呢？自古及今，变法未有一帆风顺的。让他有底气的是，从李治到武曌，都对新制寄予了厚望。还令他颇为欣慰的是，与他一起推进选制变法的西台侍郎李敬玄更是不遗余力。两人博集众长，一连数日不知晨昏旦暮，终于将复杂的吏制理出头绪来。

十二月十八日的朝会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选官新制。

关于选制的奏章前一日已送至李治与武曌的案头，裴行俭知道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明晰地阐释新制的思路。他一脸的肃穆，暗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臣僚，从他们迥然各异的目光中读出了对新制诞生的惶恐、兴奋和诧异。他擦了擦袍袖，又整整冠冕，使自己跃动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然后，他才缓缓来到大殿中央，展开文稿说道：“大略选官之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身者，言其

地貌丰伟；言者，取其言辞辩证；书者，取其楷发迼美；判者，取其文理优长。考虑资历、衡量劳绩而分别授任官职。”

此言一出，大殿中一阵骚动。他侧目看了看站在最前面的刘仁轨，从他坚毅的目光中获得了巨大的鼓励，便接着道：“何以证身、言、书、判之臧否，乃在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体貌、言辞。及注授官职，须得征询其人便利。”

接着，他详细解释了选拔的过程：“凡注授之官员，须在应试者中公开宣布，此所谓‘已注而唱’。然后分类罗列次序，由仆射选报东台省，给事中填注情况、意见，侍郎查核，东台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审定后上报皇帝，司列寺按皇帝旨意授官，分别发给凭信，称为‘告身’。”

班列中又是一阵哗然，但裴行俭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继续侃侃而谈。无论是刘仁轨还是姜恪，都从心底感慨裴行俭西州十四年没有白待。

在裴行俭就选制做了陈述后，李敬玄又就如何选拔边远地区的官员，如何考核官员政绩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群臣的议论声中，李治说话了：“诸位爱卿！政之兴在人，人之用在选官。选制之变，关乎社稷，众卿有何灼见，不妨奏来。”

大司宪乐彦玮、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孙处约，都是布衣出身，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对世袭门第早有异议。他们首先对新制表示了发自内心的赞同，极言新制广开贤路，大唐必人才荟萃，群英翔集。

“启奏陛下！臣有话说。”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际，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大家转脸看去，却是袭封英国公、现任太仆少卿的李勣之孙李敬业。他将笏板举在当面，遮住自己不屑和放任的目光，“臣以为，新制贬抑功臣子弟，名为集贤，实乃不公，臣以为行之不便。”

他的话很快得到了袭封周国公、已改姓武氏的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的响应：“李大人所言至为有理。夫君者，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选制在台，岂非暗讽陛下不知人矣！臣以为此乃奸人用心，当治罪。”

贺兰敏之的话音刚落，已故宰相窦德玄之子窦怀贞立即跟了上来，言道：“新制选官权在司列，难免力所不及，照有所穷，如有人假公济私，阻塞才路亦未可知。”

贺兰敏之更是把矛头直指裴行俭：“众所周知，裴大人当年是如何离京的，在下不言，裴大人心中自明。而今归朝，裴大人本当尽职履命，为何又生风波，实乃居心叵测，臣以为当严治罪。”

裴行俭很吃惊，这些功臣子弟沆瀣一气，才是朝廷潜在的危险。前有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为训，今又有贺兰敏之等人之行。他们凭借祖宗之功，趾高

气昂，让裴行俭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把目光转向了姜恪，只见他颜面通红，摩挲双拳。果然，姜恪出列说话了，长期的兵戎生涯练就了他声若洪钟的气度：“臣以为方才各位国公所言差矣。各位只见显爵之荣光，而不闻军功之艰辛。且不论别的，敢问李大人，可知故英国公李勣将军遍体创伤几何？再问武大人，可知故周国公疆场险夷几何？你等不思报效朝廷，只为坐享其成，岂功臣之后所为乎？”

姜恪的话在刘仁轨心头激起层层浪花，可叹时人不晓“君子之泽，五世而渐”乃千古不易之理。他明白李敬业、贺兰敏之不过是其中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官宦子弟，倘若再不改弦更张，总有一天社稷要毁这些人手里。想到这里，他面朝皇上，说话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启奏陛下，姜大人所奏切中时弊，臣以为选制当改、当新、当行，臣恭请‘二圣’圣裁。”

武曩在竹帘后听着朝臣们的争论，内心也很不平静，尤其是贺兰敏之的陈奏让她很是失望。若非武元庆兄弟逆鳞，哪会让他袭封周国公的爵位。他不知感恩，反而大言不惭，反对选制，这让她十分恼火。她之所以一直强压心火，就是要听一听宰辅们的声音。如今，姜恪与刘仁轨已说了话，该是她出面的时候了。

“众位爱卿！方才听诸位爱卿奏言，一则喜，一则忧。所喜者，乃刘爱卿、姜爱卿情在社稷，心忧天下。所忧者，在功臣之后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浑浑噩噩。本宫倒要问一句，扪心自问，国公之爵可有你等一滴血，一寸功乎？本宫还想问一句，今日朝堂之上颐指气使者，是有否恃权贪贿，倚强凌弱，欺压百姓之为乎？”武曩此言一出，刚才还声高气粗的几位功臣之后顿时蔫了，悄悄地低下了头。

武曩厉声道：“乐彦玮、卢承庆何在？”

两人同时回答：“老臣在！”

“退朝后，司宪寺会同司刑寺查一查这些功臣之后，看看他们背着陛下都做了些什么？如有触犯律令者，严惩不贷！”

李治觉得廷议到这个时候该是落幕的时候了，刚才皇后的一番话等于为这场争论做了结语，也代表了他此刻的心境，于是，他环顾了一下站在下面的臣僚说道：“传朕旨意，新选制于明春颁行，知晓州县。并改元咸亨，大赦天下。”

“‘二圣’圣明！”从紫宸殿发出的声涛，久久地在大明宫的建筑群间回旋……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的春夏之季，李弘觉得每一个日子都是靓丽清朗

的。在父皇与母后于坐落长安西南的九成宫避暑时,他与留守在刘仁轨、裴行俭等一起署理朝政。

十八岁正是情窦初绽的年龄,太子妃的选定使他的梦想很快将触手可及。每当处理完政务,一人静下来的时候,他都会痴痴地面对殿门外馨香馥郁的花木,想象着那位佳人如云霞一般地飘到他的面前。

她到底是怎样的性格,是同母后一样温柔中多了阳刚,还是如表姐贺兰蕊儿那样小鸟依人呢?近年来,他看到父皇在母后凌厉目光下的怯懦,暗生了不尽的悲悯,他发誓将来太子妃一定不选母后那样的女人。他不在乎婚礼的浓重与否,他向往的是花前月下的厮守。

而另外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是,选制的变革使早年被父皇和母后严令出宫的王勃等才俊有可能重新入仕,他们就有机会一起谈文论诗了。因此,当李敬玄向他禀奏说已将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举荐给裴行俭时,他就期待着有一天与他们重逢。

现在正是上午巳时,八月的天气虽然在正午时分还有些热,但暑流消退使得夜晚十分清凉。皇上已命内侍省传来消息,不日将回到京都,他需要将手头的事情处理好,好给父皇和母后一个交代。

他刚刚翻开一卷奏章,贴身太监郭纬就进来禀奏道:“殿下,姜恪大人求见。”

他知道司戎前来必是边关有事,忙停下手中的笔道:“宣他来见。”

果然,姜恪带来了一个令太子十分不快的消息。

说起来那是四月的事情,远在西南的吐蕃连下西域十八州,消息传来,朝野震惊。李治当即敕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总管讨吐蕃,并护送吐谷浑回归故地。

然而此刻却传来唐军大败的朝报,李弘很是震惊:“怎么会这样呢?”

“据军中虞侯禀报,此事皆在郭待封。早年征高丽时,其与薛仁贵并列,及至征吐蕃,其耻于居下。故薛仁贵所言,他多违之。乌海一战,薛将军以为乌海险远,军行甚难,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然后率精锐倍道兼行,必大破敌军。然郭待封不用其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便遭遇吐蕃军二十余万,后因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姜恪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郭待封该杀!”李弘怒而击案道。

“吐蕃知我将心离散,接连攻击,我军全军覆没,仅三将脱身而还。”

“三将误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兵法云,‘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今将不为民,争名于朝,焉能不败?”李弘顿了顿,说话的

声音就加重了，“传本宫旨意，敕大司宪乐彦玮赴军，待将三人羁押回京后，关进大司宪诏狱。父皇、母后不日回京，待禀奏后再行处置。”

离开东宫，回望长长的司马道，姜恪有一种无言的欣喜。太子真的成人了，他处事的稳健、多思，使他对大唐后继有人充满了欣慰。

可李弘的心境却没有轻松，以致当尚衣令拿来婚典的服饰要他试穿时，他竟发了脾气：“你等为何如此着急，不是九月才行大典么？”

尚衣令小心翼翼地回道：“殿下先试穿，若有不适之处，微臣好让大匠们另做。”

“你等只求其表，何求其实？唉！本宫不与你等说，这礼装本宫不试了，拿下去吧。”

尚衣令道：“这……此非微臣之所为，乃皇后旨意也！皇后前往九成宫前夕曾传微臣到蓬莱殿，明旨礼装做好后呈殿下试穿。”

李弘于是就很无奈，只好勉强试了……

八月底，李治和武曌结束了一年一度的避暑回到长安。两人对太子署理的国政十分满意，严令将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免死除名，贬为庶人。

当李弘在宣政殿对朝政侃侃而谈时，李治与武曌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太子真是长大了，婚礼也迫在眉睫了。

回京第四天，武曌传司礼、司宗、奉常寺太常伯到宫中详细地询问了婚礼大典，知会各国使节以及州府朝贺等筹备进城，她对每个细节都寻根问底，直到觉得毫无纰漏才放心。末了她道：“太子婚礼，关乎国威，不可疏忽。你等当尽职尽责，若有贻误，本宫唯你等是问。”

然而，武曌没有想到，在大臣们刚刚告退后，荣国府府令便慌慌张张地进宫来了。武曌一见，刚才还满怀喜悦的心境顿时变得老大不快，责备道：“何事如此慌张失色，这成何体统？”

府令战战兢兢地说道：“启奏娘娘，大事不好了！老夫人她……”

“老夫人怎么了……快说！”

“老夫人病体沉重了，要小的进宫来禀奏，说是要见娘娘。”

武曌顿时有些紧张，大声道：“你老实说，老夫人究竟如何了？”

“从七月初起，老夫人就感不适，太子殿下曾多次探视，并遣太医诊脉司药，但终无起色。老夫人自言去日无多，便要小的进宫来，说有话要对娘娘说。”府令说着，眼眶就涌出了泪水。

武曌的心顿时绞痛了，她记得四月离开长安时，母亲尚颜面红润，体态康健，未料几个月过去，竟然病入膏肓。她不敢有丝毫的耽误，要府令速回荣国府，她随后就到。